

#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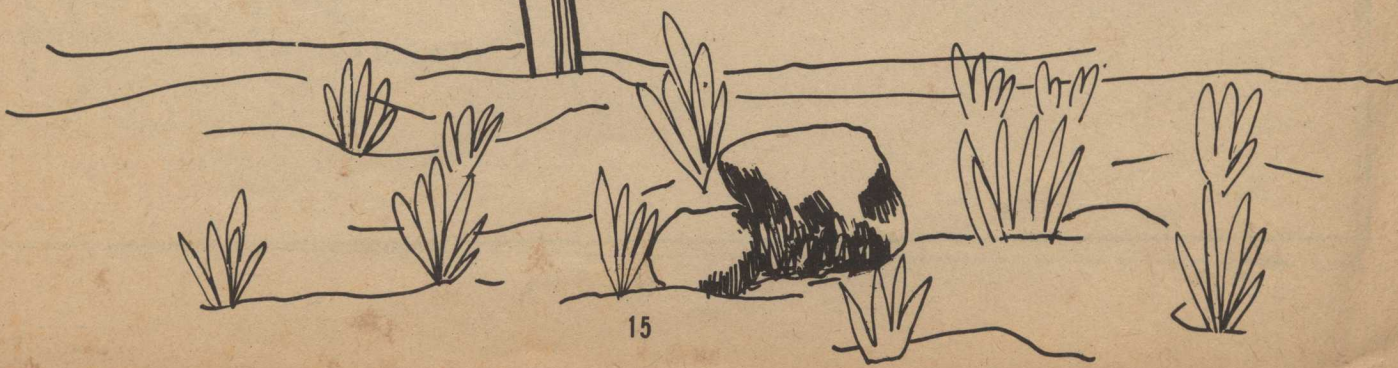


你對花的認識，究竟有幾多呢？花，正如人一樣，各有各不同的特性及氣質，所以有很多國家或是大城市，都會選擇一些花朵作為他們的國花或是市花，以象徵他們的民族精神或是國格的標記。

以下有一個小小的測驗，測驗大家對花的認識。

(請將正確的國花前的英文字母，填在適當的括號內)

- (1)中國 ( ) a 玫瑰 (幸福、歡樂和真摯的感情)
- (2)英國 ( ) b 櫻花 (生命的象徵)
- (3)日本 ( ) c 毋忘我 (真愛和友誼)
- (4)荷蘭 ( ) d 梅花 (堅忍、不屈不撓的君子)
- (5)希臘 ( ) e 蓮花 (純潔的靈魂)
- (6)丹麥 ( ) f 紫羅蘭 (謙虛、溫柔、忠誠不變)
- (7)法國 ( ) g 百合花 (神聖、純潔和完美)
- (8)埃及 ( ) h 鬱金香 (自潔自重的傲骨)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多時都會遇到一些色彩繽紛的鮮花。也許你也曾在母親節時買過一束康乃馨送給媽媽，作為對她的偉大表示出一點心意；也許你也曾送過一束玫瑰給女朋友，以討她的歡心。假若你對那些鮮花所代表的意思有相當的認識，那就必會使接受鮮花者更感驚喜。以下將會為大家介紹五十多種花所代表的意思。



紅色鬱金香——愛的宣言



向日葵——驕傲、傲慢



黃色鬱金香——沒有希望的愛情



含羞草——謙恭的態度



白丁香——純真、謙遜、年青



白百合花——純真和可愛



白玫瑰——緘默



罌粟——慰藉



白色菊花——真誠



紅白玫瑰——和諧



蘭花——美女



白色康乃馨——在母親節時送給已故母親

宮人草——羞怯



藍鈴花——永恒不變



紅色菊花——我愛



風信子——活力



牡丹——恥辱、羞怯



黃色菊花——慢待的愛



黃色康乃馨——藐視



中國菊花——不幸中之快樂



蒲公英——深謀遠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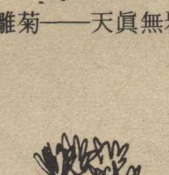
鈴蘭——復回的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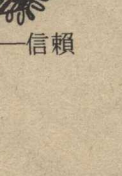
白茉莉——和藹、親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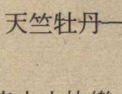
黃茉莉——優雅



雛菊——天真無邪、無知



牽牛花——信賴



天竺牡丹——優雅、威嚴



羊齒植物——力量



木蘭——熱愛大自然



黃玫瑰——褪色的愛



沒藥——快樂



# 人生(2)

梁敬之

「一切都準備好了嗎？」我問。  
「差不多了。」她低下頭，輕輕的  
答道。

「家中的情況怎樣？」

「媽媽終日哭哭啼啼的，父親卻默  
不作聲。我十分難受！真的不想再回家  
了。沒有你的支持，我怕早已放棄這計  
劃。」梅強忍着淚水，用低沉的聲調說。

她就是這般的硬脾氣，決定了的事  
什麼也阻不了她。回想初認識她的時候  
，她滿佈雀斑的孩子臉；一把短而直的  
頭髮；開懷的笑容；樂天的性格和她獨  
特的英文名Logic 是那麼的吸引人。但  
當她靜下來時，卻又感到她一份深沈的  
氣質，總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在她身上  
似的。





兩年前的聖誕節，她決定離開香港的一切，要到世界各地流浪去。這消息一經傳出，使所有認識她的人都有點不能接受，甚至反對。誰也不能一下子接受一個騎單車遇到十字路口時便立即下車，推車過了街口才敢再踏的女孩子會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所有人都以為她是在發女孩子的豈芽夢罷。但由那時起，我們熟落起來，也許是我願耐心的去聆聽和了解她的內心世界。

「梅，妳真的要這樣做嗎？」心知這樣問她是殘酷的，但在臨別的一刻深願她能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在做些什麼。

「是的。我不習慣香港的生活，我要嘗嘗什麼是真正的生活啊！我更要看生命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在這裡每天上班下班的，我耐不了！」她狠狠的道。

「你呢？什麼時候起程？願意和我一起去嗎？我了解你，你體內也是流著流浪者的血啊！你要走，誰也留不了你！」她突然的問。

不期然的一份刺痛湧上心頭，「梅，我走不了。前幾年我也許還可以，如今我有太多牽掛了。父母、朋友、……。」

「你甘心就這樣為他們過一生嗎？」她顯然有點失望。

「我不知道。有太多的事物在等待我去做的。也許我變了，變得願意就這樣的上班下班，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們默然無語。

幾星期後，她走了。乘飛機到荷蘭

去。在那裡的一間日本餐館洗碟子。為了湊旅費而辛勤工作，手也弄壞了。就這樣的一邊工作，一邊遊覽了一年多。最近來信表示已到了倫敦，但卻找不到工作，也沒有錢租房間。真的為她擔心。心想這些壞消息她是沒有告訴她的家人的。每次的來信總寫滿了字，稱我為她最知心的朋友，但到底我了解她有多少呢？想到這裡心不覺痛起來。她的惶惶、矛盾、痛苦和掙扎是何等的急於想人了解。女孩子就是這樣吧：硬得可以走時頭也不回望一下，但心深處卻是這樣的柔弱，需要人的了解和呵護。她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誰能回答呢？

我真的甘心留下嗎？為了活一活生命，她徹頭徹尾的流浪去了。我雖留下來，但何嘗不是以另一方式流浪着：潛水、風帆、獨木舟、攀岩、歌詠團、時事研討會、訪災民、探籠屋、當輔導員……。「生活」根本沒有靜止過。梅說得對，直到如今還沒有任何地方或人物可把我留下。給人的印象是個循規蹈矩的人，但內心對世情事物雀躍欲試的情懷，只是有增無減。心想，自己猶如古代一持劍少年，願過千山，行萬水，嘗透天下人間冷暖，打盡天下不平事。但無論怎樣拚命的去嘗，去闖，仍是不能揮去心中的一股悶氣。它好像等待着在某時某地爆發出來。好像有某事等著我去做，甚至要我為之而死！

不久前看到三五歷紀中有關盤古開天闢地的一段：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

八千歲，開天闢地……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甦。

我忽被這故事所震撼。祂花了一萬八千年把天地一丈一丈地分開，最後竟將自己的生命耗盡，倒下來，死了。這一倒是多麼的豪，多麼的狠。誰又會知道祂身體所化成的高山綠水載著了千萬人的血和淚，萬世常存？

有時十分羨慕一擲千金的賭徒。當一個人把他一生的所有下了注，全神灌注的望著荷官手中的骰盅，等待結果的揭曉，誰說這人不是進行近乎宗教的崇拜？不論他或輸或贏，只要荷官的手一起，一個新的故事也隨之開始。身經如此的一番大博，也不枉此生吧！

但有什麼值得我投下生命的重注。我的生命也是一天一天的、一滴一滴的蓄起來，等待那一刻的傾注吧！

何等有幸，能在不斷闖的生活過程中，看到和體驗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故事。多少個晚上，和喜悅的人共笑，笑得人仰馬翻，多少個時辰，與悲傷的人同淚，笑得肝腸寸斷。也在這些日子裡，漸漸的體味到與人共其喜，同其怒、分其憂、嘗其樂就是生命向我的召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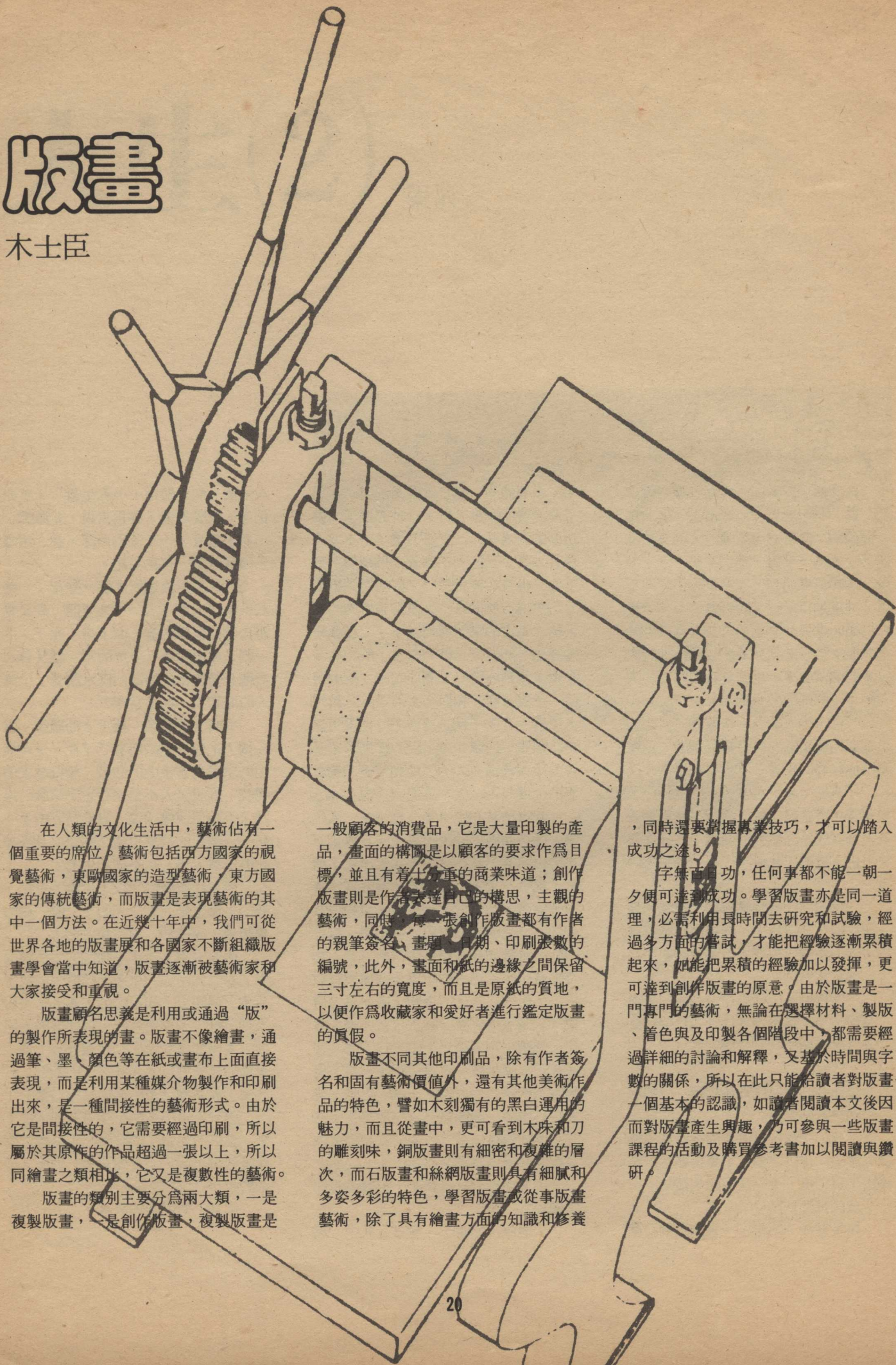
誰知道這不羈的少年會在那天停下來，也許是他倒下的時候吧！但誰又能保證他倒下後，不會開始另一個使人雀躍的故事？

那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 版畫

木士臣



在人類的文化生活中，藝術佔有一個重要的席位。藝術包括西方國家的視覺藝術，東歐國家的造型藝術，東方國家的傳統藝術，而版畫是表現藝術的其中一個方法。在近幾十年中，我們可從世界各地的版畫展和各國家不斷組織版畫學會當中知道，版畫逐漸被藝術家和大家接受和重視。

版畫顧名思義是利用或通過“版”的製作所表現的畫。版畫不像繪畫，通過筆、墨、顏色等在紙或畫布上面直接表現，而是利用某種媒介物製作和印刷出來，是一種間接性的藝術形式。由於它是間接性的，它需要經過印刷，所以屬於其原作的作品超過一張以上，所以同繪畫之類相比，它又是複數性的藝術。

版畫的類別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複製版畫，一是創作版畫，複製版畫是

一般顧客的消費品，它是大量印製的產品，畫面的構圖是以顧客的要求作為目標，並且有着十分重的商業味道；創作版畫則是作者表達自己的構思，主觀的藝術，同時每一張創作版畫都有作者的親筆簽名、畫題、日期、印刷張數的編號，此外，畫面和紙的邊緣之間保留三寸左右的寬度，而且是原紙的質地，以便作為收藏家和愛好者進行鑑定版畫的真假。

版畫不同其他印刷品，除有作者簽名和固有藝術價值外，還有其他美術作品的特色，譬如木刻獨有的黑白運用的魅力，而且從畫中，更可看到木味和刀的雕刻味，銅版畫則有細密和複雜的層次，而石版畫和絲網版畫則具有細膩和多姿多彩的特色，學習版畫或從事版畫藝術，除了具有繪畫方面的知識和修養

，同時還要掌握專業技巧，才可以踏入成功之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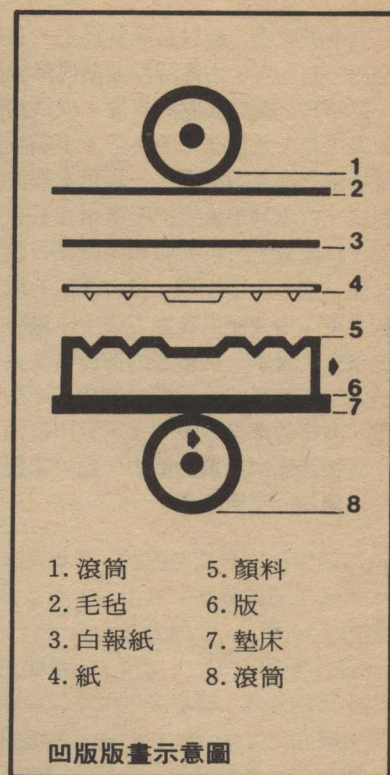
字無百日功，任何事都不能一朝一夕便可達到成功。學習版畫亦是同一道理，必需利用長時間去研究和試驗，經過多方面的嘗試，才能把經驗逐漸累積起來，如能把累積的經驗加以發揮，更可達到創作版畫的原意。由於版畫是一門專門的藝術，無論在選擇材料、製版、着色與及印製各個階段中，都需要經過詳細的討論和解釋，又基於時間與字數的關係，所以在此只能給讀者對版畫一個基本的認識，如讀者閱讀本文後因而對版畫產生興趣，乃可參與一些版畫課程的活動及購買參考書加以閱讀與鑽研。



常見的版畫，主要分為四大類型：一、凹版，二、凸版，三、平版，四、孔版，凹版版畫一般都以銅版畫為主，銅版畫起源於十五世紀中期的義大利，當時的佛羅斯是專門的雕刻金屬武器的工匠，為了突出雕刻的綫條，將凹進的部份擦入油墨。因蠟燭燈的溶液偶然滴落而覆蓋在花紋上，蠟凝固後取出來，便可看到黑綫，因而啓發用紙代替蠟印出凹綫內的油墨，這樣便演變成今天的銅版畫，凹版的原理主要是在金屬板面上用雕刻刀雕刻或用酸腐蝕，在所產生的這凹紋部份填滿油墨，拭去板面多餘油墨之後，通過凹版機的壓印，濕紙張便會把金屬板凹入的部份的油墨吸去而成爲作品。



寒酸的食物／鋅版蝕刻／畢加索／19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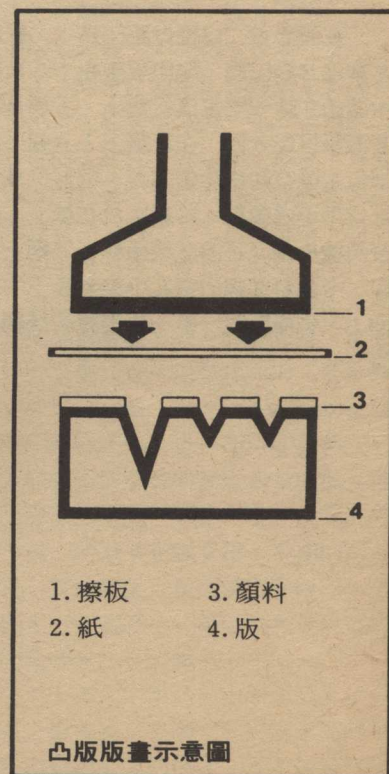
- |        |       |
|--------|-------|
| 1. 滾筒  | 5. 顏料 |
| 2. 毛毡  | 6. 版  |
| 3. 白報紙 | 7. 墊床 |
| 4. 紙   | 8. 滾筒 |

凹版版畫示意圖

凸版版畫就是一般的木版畫和麻膠版畫。木版畫起於何時？目前只知道約爲中國唐代咸通九年（即公元八六八年）刻印的金剛般若經扉頁佛像是世界最早的木刻畫，從刀法的熟練程度，可以知道在此以前已經相當盛行。歐洲方面，約在十四世紀末，才出現如宗教聖像和撲克牌的木版畫。主要原理是利用專門的木刻刀，在木版上面依照描繪的形像刻板，完成後利用滾筒上油墨或用筆刷墨色於平坦的凸面上，覆蓋紙後以木磨菇或馬連印壓，將版面凸出部份的墨或色印到紙上，即成爲一件作品。



歸來／木刻／趙瑞椿



- |       |       |
|-------|-------|
| 1. 擦板 | 3. 顏料 |
| 2. 紙  | 4. 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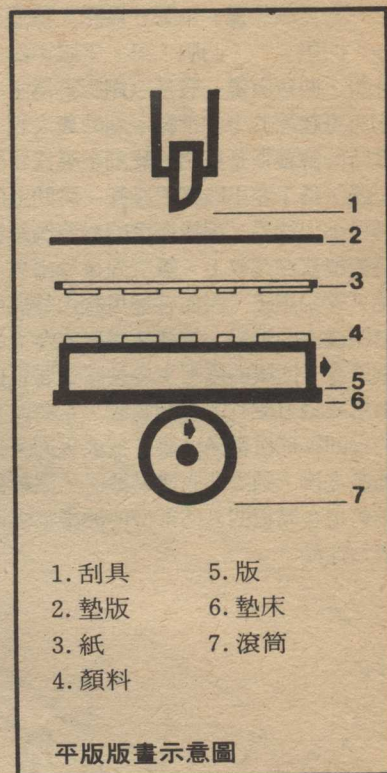
凸版版畫示意圖



平版版畫一般以石版畫為主，石版畫於一七九六年由德國涅斐爾偶然發現，開始只是複製插圖和肖像。成為創作版畫仍是十九世紀末的事情。平版版畫是採用很簡單的原理——利用水和油的對抗。首先利用蠟筆把圖畫繪在石版上面，然後塗上阿拉伯膠和硝酸在石版上，使它產生化學作用，沒有蠟筆的地方經化學作用後變得吸水力強，印刷時，先塗抹一層水，描繪過的部份有油質不沾水，上油墨時版面有水的地方不沾油墨，有畫的部份則沒有水，只印有油墨，然後通過平版機的壓力，便可印製成一張精美的平版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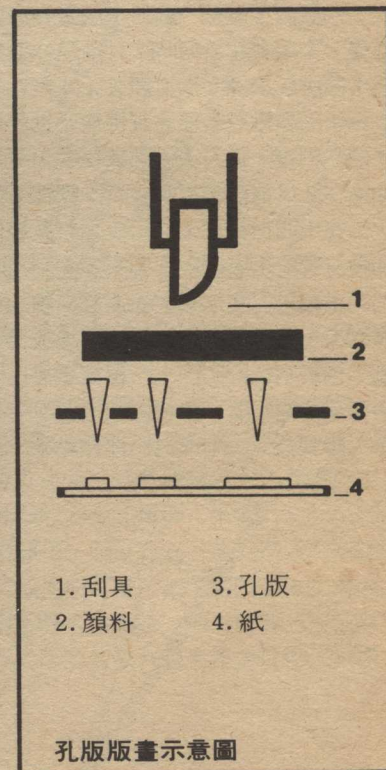
博學／石版／魯東



孔版版畫一般都以絹印為主，絹印常稱為絲網印刷，絲印版畫在十八世紀中開始在歐洲國家流行起來，主要是複製海報以作宣傳；在絲網上，有圖形的部份是雕空和能滲透顏料，圖形以外的部份則不透顏料。將網版放在紙上，然後用橡皮刮刀將油墨或顏料在絲網上刮印，令顏料從網的密孔中滲到底下的紙面上，便能製成一張一張美麗的絲網版畫。



7907／絲印版畫／潘攻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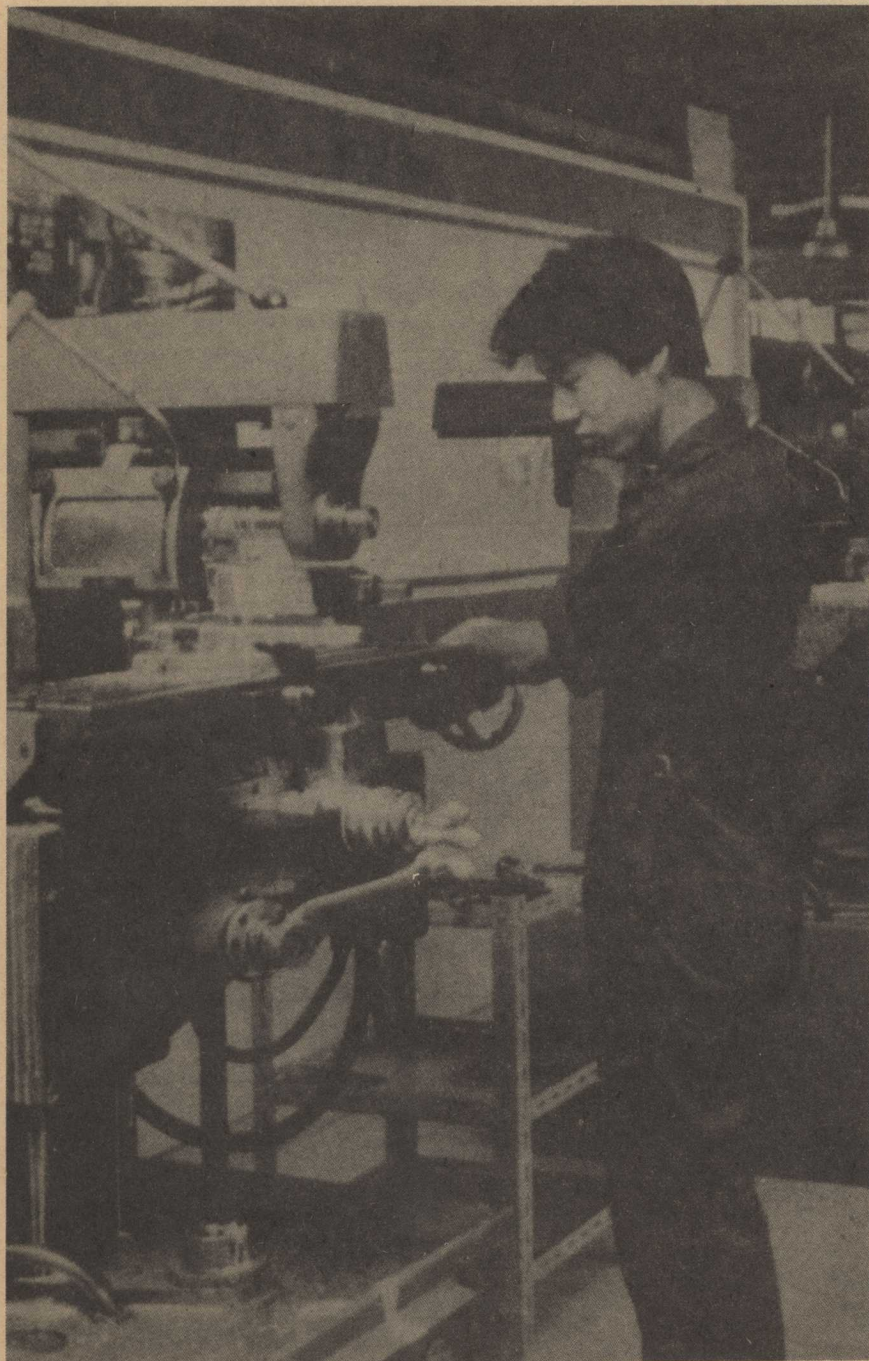


\* 本文資料參考取材自梅創基版畫藝術與創作。



# 淺談職業先修問題

五千四百字



香港早期的經濟命脈主要依賴轉口貿易及出入口生意。業務對象主要是中國大陸。四十年代末期，中國發生內戰，政權易手，所以大量的中國難民就湧到香港。不久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香港一向依賴為生的轉口貿易有如晴天霹靂，受到極嚴重的影響，但香港以堅強的意志，努力不懈的精神，終於從黑暗中走出一條光明的大道。由中國來的難民不但帶來香港大量的廉價勞工，同時那些難民亦帶來了大量資金和工業上的各種技術，基於這個原因，香港的工業就蓬勃起來，加速了香港在戰後的發展。香港的經濟命脈亦因此由轉口貿易，轉向了工業的發展，而工廠亦如雨後春筍，數目日益增加。

香港人亦明瞭到工業教育對工業發展是極為重要的。要有好的工業，就要有好的工業教育，這是相對的。最早的工業教育可算是一九二六年間慈幼會神父所開設的造鞋、造木和印刷訓練班。至於職業先修學校的創立亦是因應着當時社會上的需要。而在六十年代間就開辦了第一所職業先修學校。初期的職修是由一些教會或自願團體所開辦的。在一九七三年政府正式接受及批准當時的四間職業先修學校轉為全津貼。

六十年代的香港，中學學位不足，大量小學畢業生失學。他們既未達到勞工法定年齡（十四歲），大多數家庭又



不能負擔昂貴的學費，在私立學校繼續學業，而實用中學的課程裏的百份之三十的實用及技術科目，確實未能裝備一個初中畢業生，使他有足夠的工作基礎、技術及心理準備。所以一些熱心團體便創辦了職業先修學校。職業先修學校在初期是三年制的。因為職修學生在畢業後有較豐富的工業知識（比起實用中學為高），所需的訓練時間亦比實用中學短。因此，職修學校的畢業生很快就受到工商界的歡迎。

早期的職修學校是三年制的，所以一個初中畢業的職修學生，就要踏出社會或攻讀文法或工業中學的中四，但自從四年前，政府改變了職修學校的政策後，職修就開始開設中四及中五等高中課程。所以現時的職修的課程就分為初中及高中兩部份。初中課程內容分別為百份之五十五的普通學科及百份之四十五的工藝及實用科目；而高中課程內容則分別為百份之七十的普通科目及百份之三十的工藝及實用科目。

職修的原意是着力於把學生由小學階段，引導至就業或接受更高程度的職業訓練及文化教育。職修教育並非單方面只着力於教授職業知識及技能，而同時亦顧及普通科的語文教育，因此學生可得到全面的發展。就讀於職修學校的學生須接受三科以上的工藝或商務科目的訓練。學生能接觸到多方面的知識，換句話說，學生有機會探索自己的興趣和專長，實際上又能從中發掘出自己的潛質，加以訓練，對將來就業作出一明

智的選擇。

但因為職修所開設的高中學位十分不足，大概八班中三才可分得兩班中四，甚至在某些學校就只得一班，所以競爭相當劇烈。經過中三評核試後，成績好的學生就可升讀中四，但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就要走其他的路。成績合格的可進入工業學院，攻讀專為中三畢業而設的課程，但若成績不合格的也可參加技工學徒訓練計劃，學一門手藝用以謀生，而且現今香港的學徒訓練計劃亦是一門相當理想的專業訓練。至於高中的職修畢業生，亦可參加中五會考。如果會考合格的話，他們更可進入工業學院，攻讀專為中五而開設的課程；成績優異的，更可以進入理工學院攻讀。而在工商界亦特別開辦了一些技術員學徒訓練計劃的課程，提供與中五畢業生。如果不想走工商路線的，亦可和其他的文法或工業中學一樣，供讀預科課程。

社會人士大都混淆了職修學校的科目是為日後各同學就業的需要而設，而把職修當為一般的職業訓練所看待；同時他們亦認為就讀於職修學校的學生是只為了學一門技術傍身而已。這種想法無疑是錯的。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創辦職修的原意，是為提供一個職業先修的教育，而非職業訓練。政府又指出，一個小孩是不應該及不適合接受專一科或純職業的訓練，若不是就會失去了中學教育的意義。有見及此，政府就建議及推行在職修學校內，開辦多元化的工科訓練。因此便形成職修的科目衆

多。開辦更多的科目，無疑學生就有機會去接觸多方面的知識，從中亦可找出自己的專長和興趣。但反過來說，科目煩多，各學科的學習時間便相應縮短，所以學生對每一科目的認識便不能深入，而所學到的亦只屬皮毛而已。

此外，政府在推行及宣傳職修，有不足之處，因而導致學生及家長不能清楚了解和認識職修學校的課程、制度及出路等問題。其實，政府應就此點，多下一點工夫，例如在申請入學前，應在各小學推廣及宣傳有關職修的資料及解答同學和家長的一切對職修的疑問。另外，職業先修學校的課程不包括附加數學、生物及化學等理科科目，但基於大多數中學的預科課程都要求報考的學生有以上數科，所以就導致大多數的職修學生不能升讀預科。由此可見，職修的中學課程與外間學校的預科課程是有脫節的情形出現，這樣就大大影響了那些想繼續升學的學生。我們可由六間職修學校在過去一年的資料可見，只有百份之四點五的學生能升讀中六，只有百份之三點四的學生能升讀工業學院。可見這是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

最後，一般人士都會認為就讀職修的學生全都是成績低劣的一羣。這觀念完全是錯的。在過去的兩年會考中，職修學生都有着驕人的成績，完全不比文法及工業中學的學生為差，甚至在某些科目上比起他們還要優勝。例如：在工科的合格率方面，就由百分之九十五至一百之間。從這可見職修學生並不是低劣的一羣，而是極具潛質的將來社會棟樑。







# 牛的啓示

韋人



子鼠、丑牛。牛排在靈活機巧的鼠後面，不免顯得格外的笨拙。但牛是獨特的、自我的，它不僅不似鼠的被人唾罵，反而因它那獨特個性而為人稱道。形 從外觀之，牛給人一種結實強健的感覺。那是一種安全感，起碼不會病貓似的整天依賴着你，那種獨立自我的形象令我畢生難忘。

但不要誤會，它可不會恃強凌弱。雖然它有一對高翹的硬角，但那都只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形式而不是專作為傷人的覓食工具。相反地，它只會默默耕耘，靜靜工作。遇到有些外來騷擾，如在龐軀上來去飛舞的蒼蠅，都只會用軟而無殺傷力的尾巴來趕掃而已。

然而，它給人最大的啓示還是那逆來順受，堅忍不屈的脾性。牛，竟然在某程度上和我們中國人有着共同的特質。

中國畫家黃永玉曾在他的牛的自白中說：「我吞下粗糙的東西，然後慢慢回味。」

的確，中國人經歷過無數的苦難，被無數的驚濤浪騰折，其中要吞下的何止粗糙，甚至是辛辣的，心膽俱裂的。那一羣堅忍不屈，至今仍傲立於風霜中的中國人，往昔的經歷和體驗足以終身回味了。他們肩承了中國人的傳統信念，逆來順受，樂天知命，憑着一股打不死的堅決精神，使得我們黃炎子孫世代代代延續下去。

可是，人總不能只看後而不往前看。除了承接我們的優良傳統外，更須肩担犁耙艱苦的一步一步向前開墾。永不氣餒，永不言累，是牛給我們的啓示，也是對我們中國子孫的呼喚。起來吧！繼續開墾我們的土地吧！



# 人生(3)

鄧昌傑



「人生只得一世，  
因此，我所能做的好事，  
所能對人表示的好感，  
現在就要去做，  
不可拖延，  
不可疏忽。

因為一生不能再有一世。」

這段話便是在過去幾年以來待人處事的座右銘。偶爾遐想，感到每個人都擁有著不同的本錢，踏上不同的道路，所遭遇到的亦有幸有不幸；然而各人若能願意給與別人一丁點的關心，或與人分享一點點的愛心，那樣——「人生」自會更顯姿彩，冰冷的「戰地」亦會變得溫暖。

「人生」仿似一個無形的「戰地」，人們都是為著生存、改善目前、甚至為著理想而不斷奮力作戰；可是，若果失卻了同伴，失去了關心，繼而失掉了精神上的支持，每場仗都必然是註定失敗的。

固然我們可以「但求溫飽、不圖進取」，讓「人生」一日一日的虛渡；我們亦可以使每天的生活過得有意義。但無論在作出任何的抉擇之前，都必須牢記著：我們每天所作的事，都是由一天的生命所交換得來的！





# So long ! Mr. Smith

Daisy Leung  
Celine Mang  
Arthur Chu

**Mr. Smith assumed duty as the principal of TTC in 1974. In these 11 years, he had contributed lots of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the college. He had worked unceasingly in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streams. After his being our principal fo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him?**

**He began his career as an engineering apprentice and finally became an engineer with his talents and diligence. Although he always worked under many constraints and difficulties, he never complained. Moreover, he hoped that TTC would be able to have, with the other colleges of education, matriculation entrants, so that young people with higher calibre could be trained fo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order to know more about our principal, an interview was specially arranged, and the content was summarised as follows:**

**By profession you are a mechanical engineer, have you always been involved in education, or was it your first teaching post? When did you take up this post as Principal of TTC?**

I took up the job of Principal of HKTTC on 2 May 1974. I commenced any career as an engineering apprentice many years ago and I became a draftsman and an engineering designer and finally I was a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engineer. I was developing special purpose machinery for making fluorescent tubes, plastic powders, and bread. In fact two machines which I designed are at present still working in the Garden Bakery in Hong Kong. I then decided that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teacher, so I joined the one year full-time course at Garnet College in London back in 1954. After that course I taught in technical schools and technical colleges and joined the Wolverhampton Technical Teachers' College in 1963. I became Head of Department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Wolverhampton and trained teachers mainly for technical colleges and polytechnics. I came to Hong Kong first in 1972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n my way back from an assignment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Korea where I had been training the teachers for the Woo S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hich is now the Woo Shan University.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a small department working in Morrison Hill Technical Institute o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In 1972 we ran a short course for those teachers for the staff of that department, some of whom are still with us. And then on my return to England the Techn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was beginning to be developed.

In 1973 a plan was put out for the teaching of practical subjects in all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expansion of technical institutes. A Deputy Director of Education (Technical) was appointed and he instigated the upgarding of the department within Morrison Hill to become a teachers' college in its own right. At this time, 1973, the Polytechnic was just being incorporated and Doctor S Y Chung, now Sir S Y Chung, and the first Director of Polytechnic, Mr Charles Old, came to England to investigate how they could develop the local staff who were teaching in what was the technical college to become senior staff within the Polytechnic. Discussions were held with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and Wolverhampton Technical Teachers' College for which I was the representative and plans were drawn up for a master's degree for staff members of the Polytechnic which would incorporate a term of teacher training. At this time Dr S Y Chung suggested to Mr Old that the Polytechnic should start a Teacher Training Department of its own. I was then approached by the Overseas Departmen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th the plan of commencing a Technical Teachers' College in Hong Kong. These plans were very tentative at the time and with the thoughts of Dr S Y Chung in my mind, I felt that probably the TTC would be in fact a part of Polytechnic. But in January 1974 an urgent telephone call from Hong Kong asked me if I could joi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in that April. I had to wind up my commitments to Wolverhampton College and so we agreed that early May was the time I could come to serve this College. So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teaching since 1954 and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since 1963.



**What special chang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during these ten years?**

It is the acceptance withi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that 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subjects are useful and part of the full range of education provision that is provided in secondary schools.

**What are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vents you experienced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During the time that I have been here,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vents are typhoons and the downpour of rain in 1983. Obviously the negotiations leading to the Joint Agreement were very important and perhaps the most vivid memory was driving out of our car-park nine o'clock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draft agreements were first published and picking up my copy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from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Building on the corner.

There are many unforgettable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the College. There were times when we had enjoyable parties at Christmas. They have also been a good experience and I shan't forget those. The joy of being present at the British Council when our students have won gold medals and become number one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particular examinations was great. All these are unforgettable to me. There have been some unforgettable times when some of our students and our staff got married. These have all been pleasant memories which I can never forget.

**What are the greatest limitations problems you have encountered?**

The limitations or problems that I have encountered revolve around premises. The premises which we have are obviously inadequate for the job we have to do. They prevent us from enlarging our courses. They prevent us from providing the right sort of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other limitation or problem we have is the fact that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Polytechnic have so far not given full accord to the subjects which we teach, that is design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mmercial subjects. We should see A levels in design and technology, technical graphics and technology. We should see a full recognition for the subjects which have great value to Hong Kong industry but also taught properly could be the backbone of an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ncorporating and drawing in all the other subjects from Chinese to Geography in a very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way.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of TTC?**

I would like to see TTC develop with the other Colleges of Education with matriculation entrants so that we could build a teaching profession by offering courses which lead to initially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which is what we are

doing at the moment and for those brighter, more industrious students to come back and take a full degree course. This would be a long term view which would require a very high grade of staff and a very high grade of facilities and resources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us. The resources were planned by the Colleg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the standard within those plans without being too lavish would certainly give our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an atmosphere and conditions which are conducive to giving their best.

**In the interview in SCMP on last Friday, you mentioned that TTC would be moved to the new premises. Is the move just for convenience so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under the same roof or will there be any radical changes?**

There will be radical changes at this moment and I think Mr Leung made this point at our Speech Day when he was talking to the press that the premises to be built would house the technical subjects as part of a general college. The radical changes would be that we would be under one roof and the facilities would be better and more together.

**When will the new premises be ready?**

I have no idea at all. I know that a Committee Working Party is in sitting. I know that the work will be done by the College Advisory Committee. The standard of accommodation that we were asking for has been agreed and that should be included. It looked to me that we should have, and we will have, the finest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probably the largest too.

**Last of all, what is your plan for future?**

My plans for the future are first of all, go back to my home and get back into the sort of condition under which it was when I left it which means a lot of work with the paint brush and digging in the garden and cutting down of trees. I am not much of a gardener myself but my wife is. And as far as I can see, gardening is 90% killing. You are digging up weeds, you are killing insects, you are cutting down trees and with 10% making that one plant or those few plants you want to survive to grow. After that, well, I am sure if there is any other need for my services I would be quite willing to put them forward, certainly to work for Hong Kong, not full-time but in a way such as helping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who are studying in United Kingdom, particularly students from Colleges of Education would always be something I enjoy doing.

**Before ending up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thank Mr. Smith once again, for having given us such a good opportunity to know about other aspects of his life, and trust that all fellow students of TTC will remember his advice and cherish his memory, trying our very best to live up to his expectations.**



## 八五至八六年度工商師範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朱達江

副編輯：孟少玲

秘書：鄺寶玲

編委成員：陳美霞 林健文

蘇偉森 林學平

黃碧華 羅偉昌

楊劍明 林子彪

我們出版本期學生報，得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編輯部，容馬坤傑導師以及李小達導師的支持和幫助，謹此致謝。

### 來稿細則：

1. 字數形式及體裁不限，中英文皆可。
2. 如屬中文稿，必須抄寫於四百字原稿紙上。
3. 如來稿屬轉載或翻譯者，必須註明原刊物名稱及原作者之姓名或筆名。
4. 投稿者必須隨稿付上真實姓名、班別，如欲使用筆者，亦請列明。
5. 來稿可交往學生會辦事處。
6. 來稿接納與否，將由編委會決定。
7. 編委會有權刪改來稿之文字及內容，但保證盡量保留原意。
8. 文責自負。
9. 來稿概不發還。



# 國際學生證為學生節省金錢



在本港超過440間各類型商戶，包括Burger King，雪糕 往海外享有旅遊上的各種折扣。  
站、溜冰場、書局……為持証同學提供折扣優待。

中學及大專同學均可申請。

查詢及申請：香港學聯旅遊 5-8152666

- 香港德輔道中130號大生銀行大廈8字樓 5-414841
-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1021室 3-7213269
- 九龍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座1812室 3-900421  
(尖沙咀及旺角辦事處星期日11至5時照常辦公)

藝林

Artland

THE ARTLAND CO LTD

167 LOCKHART ROAD  
HONG KONG

TEL: 5-724845/ 756353

One of the Art and Design Materials Suppliers



SUPPLIER OF DESIGN & TECHNOLOGY  
ART & DESIGN TOOLS, MACHINES & MATERIALS



南豐五金機械行

NAM FUNG HARDWARE CO

致意

九龍鴉蘭街十八號地下

電話：3-955121-4（四綫）

工廠用品機械鋼材材

18, Arran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